

外国文艺

AIGUO

1979/4

ENY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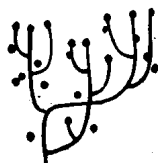
11/10/20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23884

外国文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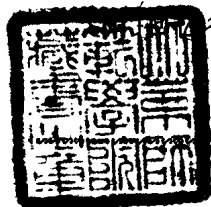
(双月刊)



一九七九年 第四期

目 录

图尼埃短篇小说选译.....	(3)
鲁滨孙·克罗索的结局.....	王道乾译 (5)
愿欢乐常在.....	王道乾译 (8)
圣诞老太太.....	肖 章译 (19)
铃兰空地.....	郝 运译 (21)
少女与死亡.....	陈 乐译 (53)
海明威短篇小说三篇.....	(74)
乞力马扎罗的雪.....	志 夏 至译 (76)
麦康伯夫妇短促的幸福生活.....	萧 甘译 (105)
桥边的老人.....	宗 白译 (144)



爸爸(回忆录片断)

.....[美国]格雷戈里·海明威作 朝 蒂译 (146)

723884

• 1 •

迷失在开心馆中(小说)

..... [美国]约翰·巴思作 吴 劳译 (154)

古怪的女人(电影剧本)

.....[苏联]叶·加勒里洛维奇 尤·拉伊兹曼作 林如译 (185)

隐私知道得过多的人(推理小说)

..... [日本]石泽英太郎作 吴树文译 (268)

最后一夜..... [黎巴嫩]萨利姆·尼萨尔作 张文建译 (300)

苏联列宁文学艺术奖金历届获奖者名单(外国文艺资料)

..... 林必宏 (305)

外国文艺动态

安德烈·别雷的《彼得堡》(314) 苏联介绍奥尔德里奇新作(315) 奥地利授予博瓦尔欧洲文学奖金(315) 苏联开拍影片《奥勃洛摩夫》(267) 世界一百部最佳影片(316) 维斯孔蒂的遗作上映(316) 简·方达获得英美两国最佳女演员奖(317) 埃及发表电影剧本《沙漠之井》(317) 街头音乐(318)

美国现代“流行艺术”画家理·林德纳(美术家与作品)

..... 一 七 (319)

是这样开始的(平版画)..... [美国]理·林德纳 (封二)

喂(油画)..... [美国]理·林德纳 (封三)

一群人(油画)..... [美国]理·林德纳 (封四)

图尼埃短篇小说选译



米歇尔·图尼埃 (Michel Tournier)

是法国现代文学中引人注目的一位新作家，1924年出生于巴黎。他的父母可以说是巴黎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父亲原准备参加德语教师资格会考，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负伤，对德国文化大失所望，转而经营音乐唱片生意，后来成了资本家；他的母亲当时也在巴黎大学读德语学士学位，对德国语言文化始终抱有浓厚兴趣。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图尼埃在德语和音乐方面都受到很好的教育。图尼

埃说他的家庭是“日耳曼化”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中，图尼埃进入他的青年时代。战争在他身上似乎并没有激起英雄主义热情，相反，对哲学他发生极大兴趣，曾在巴黎学习法律和哲学；后来战争结束，他到德国去学习，专攻哲学，对黑格尔和荣格(Jung)的哲学特别有研究；他学习十分出色，一心准备回到巴黎参加哲学教师资格会考。不料考试失败，从此转换方向；他没有能够成为哲学教授，二十年后却成了独具特色的一位小说家。

但是，在成为小说家之前，他曾经在巴黎最大的出版社之一普隆出版社担任文学编辑，并为电台、电视台以及新闻报刊写稿，兼搞翻译工作。直到1967年，图尼埃四十三岁，才发表第一部小说《礼拜五或太平洋上净狱的边缘》(Vendredi ou les limbes du Pacifi-

que), 一举而获得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1970年, 小说《赤杨树国王》(Le Roi des aulnes) 又获龚古尔奖; 1972年进龚古尔学会, 成为龚古尔文学奖评选人。1971年他将1967年发表的《礼拜五或太平洋上净狱的边缘》改写为《礼拜五或原始生活》(Vendredi ou la vie sauvage), 1973年发表。1975年, 又发表小说《流星》(Les Météores)。几年之内, 连续发表几部在内容和风格方面都有自己特色的作品。

批评界认为图尼埃笔下的《礼拜五》是根据弗洛伊德、荣格和勒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心理学和哲学观点重写的一部《鲁滨孙漂流记》; 在他的小说中, 主要是探索人类第一次的感觉和现代人的心灵活动, 特别是人与动物、树木和大地之间的关系; 在他的小说中, 神秘的象征、某些难以理解的迹象与现实生活交织揉合, 并认为前者具有强烈的生命力, 甚至巨大的魔力。批评界对图尼埃小说的内容和风格, 以及引进小说中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或他个人的哲学, 推崇备至, 评价很高, 认为他以其特有的才华给法国小说打开了新生面, 并引起西方各国的重视。

图尼埃1976年又发表一部自传体散文作品《圣灵之风》(Le Vent Paraclet)。全书二百九十余页, 通过一个青年的眼光, 写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溃败, 德国法西斯占领下法国生活的某些方面; 而主要是作者在这些描写中追述自己早年生活经历和心理过程; 其间对于自己如何从哲学转到写小说, 他写的几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动机和主题是什么, 如何发现文学的基本特征是“神话”, 以及他的几部作品又如何分别把这种所谓“人类的神话”再现出来, 等等, 都有叙述。看来这里所说的“人类的神话”不外乎西方现代哲学中的本体论, 只是说法不同罢了。

他虽然写小说已颇具声誉, 但自称他生平最大的愿望是为十岁的孩子写一部哲学概论。他始终不想放弃他的哲学。

下面选译图尼埃的五个短篇, 是从他1977年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松鸡》(Le Coq de bruyère) 中选出的。从这几篇作品中似乎

也可以看到图尼埃的所谓“人类的神话”怎样穿插在他笔下描写的现代生活画面之中，在生活真实描写中接触到某些尖锐问题又怎样成为作者的“哲学”被突现出来；此外，作者个人的独特风格、法国散文的优秀传统在这些短篇作品中也是显然可见的。

编 者

鲁滨孙·克罗索的结局

王道乾译

“它就在那里！就是那里，你看嘛，在特里尼达岛的海面上，北纬9度22分。不会错！”

醉鬼一边说，一边拿他那污黑的手指点着一张残缺不全的沾满油污的地图。他神情激动，语气肯定，翻来复去地这么说，每说一次都引起围在我们桌子周围的渔民和码头工人一阵哄笑。

人们都认得他。他是享有特殊待遇的人。他简直成了本地传说中的人物了。我们叫他来和我们一起喝酒，是想听他声音沙哑地讲一点他的故事。他的遭遇是真正的冒险故事，同时也是很惨的，情况通常都是这样。

在海上不知有多少人一去不返。四十年前，他也在海上失踪。人家把他和同他在一起的其他船员的姓名都在教堂里登记了。后来也就把他忘掉了。

不想二十二年过去，他蓬首垢面、胡子拉碴、野里野气地又出现，还带回来一个黑人。人家还不至于认不出他来。他讲起他那历险故事，不论在什么场合，听起来总叫人感到吃惊。原来他那条船失事只有他一个活下来，留在一个到处有山羊和鸚鵡的荒岛上。

要是没有那个黑人，岛上可真的只有他一个人了，他说黑人是从一帮吃人生番手下救出来的。后来一条英国双桅帆船收留了他们，所以他们回来了，居然还抓紧时间 in 加勒比人中间做了几笔得手的生意，赚了一笔小小的财产。

大家都跑来庆贺他。他娶了一个年轻姑娘作老婆，说是他的女儿倒差不多。他过的这种普通生活在表面上就把他那一段充满青枝绿叶、鸟雀鸣声、难以理解的意外插曲，在命运播弄下的那一段往事，给掩盖起来了。

不错，是在表面上，因为随着一年年过去，确实有一种什么东西在内部暗暗腐蚀着鲁滨孙的家庭生活。首先他的仆人，就是那个黑人礼拜五打熬不住了。起初几个月，礼拜五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后来，他喝上了酒——开头，规规矩矩喝一点，接着就酒后闹事，越闹越凶。后来又出了问题，把两个姑娘搞大了肚子，圣灵救济院收留了她们，她们差不多同时生下两个小杂种，长得跟他一模一样。双重的罪行，证据确凿，难道还赖得掉？

很奇怪，鲁滨孙拚命为礼拜五辩护。他为什么不把他送走？是什么秘密——也许有难言之隐——把他和黑人紧紧缠在一起？

最后，他们的邻居大笔现款失窃，对这件事甚至还没有怀疑到是什么人干的，礼拜五就不见踪影了。

鲁滨孙评论说：“混蛋！如果是为了逃走要搞钱，来找我就不完了吗？”

他这人不知谨慎，还说：

“他到哪儿去了其实我也知道！”

失窃的人抓住把柄非要鲁滨孙把钱赔出来不可，否则，就要他把贼交出来。鲁滨孙招架不住，只好赔出钱来了事。

自此以后，人们看到他变得越来越消沉，拖着脚步在码头上或海港入口那里荡来荡去，有时嘟嘟囔囔说：

“是了，是了，他回去了，肯定是回去了，这流氓现在一定是在那里了！”

确实是有一个很难讲清楚的秘密把他和礼拜五紧紧连在一起，那秘密就是他回来以后叫港口绘图员在蓝色的加勒比海上画上一个小小的绿点。不管怎么说，这个小岛，毕竟是他的青春，他的一段美好的经历，他的不见人烟但又光辉灿烂的花园！可是在这里，在这阴暗多雨的天空下，在这讨厌的城市里，在这些商人和告老退休的人中间，有什么可指望的？

他那个年纪轻轻的女人，有一颗知人的心，第一个看出他的痛苦，致命的奇怪的痛苦。

“你心里烦闷，我看得出。说呀，你在想它！”

“我？你疯啦？我想谁，想什么？”

“想你的荒岛，一定是！我知道是什么拖住你不让你明天就走，我知道，唔，就是我！”

他大声抗辩，大吵大叫，可是越是吵吵闹闹，她越是自信有理。

她深情地爱着他，不论什么事从不拒绝他。她死了。他急忙把房子田地卖掉，租下一条帆船，直驶加勒比海。

又是多少年过去了。人们渐渐又把他忘了。但是当他再一次返回时，他人比第一次出走变化更大。

他是搭一条旧货船回来的，在船上当厨师助手。他已经成了一个疲惫不堪的老人，半截儿泡在酒里了。

他一说话，就弄得大家笑个不停。找——不——到！他那个小岛，拚了命去找，找了几个月，也不见踪影，找不到。象发疯似地去探险，到处去找，人搞得精疲力尽，还是一场空。他为重新找到那块自由幸福的土地，力气耗尽，钱都花光，那块福地好象被大海吞没，永远不见了。

“那地方是在那里嘛！”这天晚上他用手指指着地图还是反复

这样说。

这时，一个老舵手走上来，碰了碰他的肩膀。

“鲁滨孙，愿意听我说说吗？你那个荒岛肯定一直在那里。甚至我可以担保：那个岛你已经找到！”

“找到？”鲁滨孙一时气塞，说不出话来。“可我刚才跟你说……”

“你找到了！在它面前你经过有十次也说不定。可是你认不出了。”

“认不出？”

“认不出了，因为你那个岛和你一样：也老了！是嘛，你看，花变成了果实，果实变成了树，绿树又变成死树。在热带，什么都变得快。你呢？找镜子去照照，傻瓜蛋！告诉我，你那个岛，你从它前面走过，它认得你？”

鲁滨孙并没有找来镜子照照自己。这个建议也是多余的。他的面孔是那么凄惨，那么狂暴，朝着所有这些人一个个看过去，他们又爆发出一阵更厉害的哄笑，可是笑声突然打住，这乱哄哄的场所一下子寂静无声。

愿 欢 乐 常 在

（圣诞故事）

王道乾译

献给达里·考尔，这个虚构的故事将会使他想起一件真事。

姓比多什这个姓，能不能成为国际上的大钢琴演奏家？^①比多

① 比多什本义是肉、肉类。此句有比多什这个姓比较俗气，对姓这个姓的人能成为音乐家表示怀疑之意。图尼埃认为姓名有时也含有某种寓意。

什夫妇给他们的儿子取名叫拉斐尔，把儿子交托给这位体态无比轻灵、声调无比和谐的天使长拉斐尔^①去保护，说不定无意之间也就是开始接受挑战了。没有过多久，这小孩果然表现出特出的禀赋，聪颖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小孩刚刚长得能坐在琴凳上，他们就把他放到钢琴前叫他弹琴。他的进步也很显著。这孩子长得一头金发，一对蓝眼睛，面容苍白，很有贵族气派，活脱脱是一个拉斐尔，决不是比多什。小孩十岁就出了名，有神童之称，社交晚会的组织者纷纷争着邀他到晚上去演奏。他那皮肤透明似的清秀面庞深深俯在琴键上，仿佛是笼罩在那个肉眼看不见的天使长的两个翅膀的蓝色阴影之下，手指间弹出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赞美诗《愿欢乐常在》的曲调，就好象是一曲神秘的爱的颂歌袅袅升到天上，这时太太们简直感动得都要昏过去了。

这孩子如此非凡的成就，实在得来不易，他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他每天练琴的钟点年年增加，这是强制他非这么办不可的。他十二岁时，每天学琴的时间就已经长达六个小时。那些既没有才能、天才，又没有远大前程的小伙伴，他真羡慕他们。有时风和日丽，他被无情地锁在琴台上听到小伙伴们在阳光下嬉笑游戏，这时他总是泪眼汪汪。

到了十六岁，他的才华无与伦比地全面表现出来了。他成了巴黎音乐学院的凤凰。童年过去，青年期到来，他的青春似乎反而把他从前天使那样的面貌给弄得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人们或许会说：“成年”这个恶仙女施展魔法把过去那个浪漫的天使般的孩子给无情地摧残了。现在，他的面貌变得七扭八歪、瘦骨嶙峋、眼眶突出、下巴翘起，日渐加深的近视眼还要他戴上一副大眼镜。这且不去说它，单是他脸上那副凝固不变的惊愕表情，就叫人看着好

① 能够直接见到上帝的六大天使长之一，见犹太古宗教书籍《托比亚斯书》。

笑，再也引不起梦幻般的意境了。看来，比多什把这个拉斐尔给彻底打垮了，至少在外貌上是如此。

小贝内迪克特·普丽厄尔比他小两岁，对他的面貌的变化好象并不介意。普丽厄尔也是音乐学院的学生。不用说，她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位了不起的未来的大演奏家。况且她完全生活在音乐之中，而且完全为音乐而生活，此外她什么也不关心。这两个孩子的父母对他们的关系超出在钢琴上四手联弹那种如醉如痴的亲密度，已经相互在用赞叹的口气谈着了。

拉斐尔从音乐学院考第一名出来，就他当时的年龄来说，这在学院里还是前所未有的，接着他就在几个地方教一点音乐课，借以弥补每月月尾的拮据。贝内迪克特已经和他订婚，准备等日子过得更好些结婚。没有什么可急的。他们就是靠着爱情、音乐和清水过日子，而且他们真正认为这几年的幸福生活是尽善尽美的。当时他们都沉醉在搞音乐演奏会上，互相把音乐会奉献给对方，在演奏会上，拉斐尔每晚都是在热情兴奋中怀着感激的心情重复演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愿欢乐常在》作为收场。对他来说，这不仅是对这位超越一切时代的最伟大的作曲家表示崇敬，而且也是对上帝发出热烈的祈祷，祈祷上帝保佑他们这样纯洁、热烈的结合。所以，从他指端升起的音符，无异是天上落下来的笑声，天国的欢乐，造物主恩赐给他的创造物的祝福。

但命运也许是为了取得平衡，所以要让他经历一段相反然而同样宝贵的遭遇。拉斐尔有一个朋友，和他一样，也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他在一家夜总会里给一个歌手伴奏，他就靠这个来谋生糊口。他本来是拉小提琴的，人家和他谈妥，歌手在台上唱，他只需在一架旧的竖式钢琴上配着那荒唐的歌曲打打拍子就可以，他认为这样伴奏一下也无伤大雅。现在这位朋友亨利·迪里厄因为要到外省巡回演出，又是第一次去，是非去不可的，所以找到拉斐尔

头上来，要他代他四个星期，免得将这么一个得来不易的饭碗白白丢掉。

拉斐尔拿不定主意。在这种黑洞洞、空气极坏的地方呆上两个小时，还要去听人家唱那种愚蠢的流行歌曲，他受不了。何况每天晚上都要去，还要在那种下流地方坐下来弹琴……一夜演出收入固然抵得上教一打个别课的代价，尽管这样，可也抵偿不了这种亵渎神圣的考验。

他想拒绝不去。贝内迪克特要他再考虑考虑，这倒叫他吃了一惊。他们订婚已经很久。神童拉斐尔演奏家的远大前程一晃几年过去，早已忘得无影无踪，还要等多久他才会出名，谁也说不上来。所以，去搞几个晚上的伴奏，在经济上不无小补：他们还要建立一个家，需要的就是钱。这样做是不是牺牲太大？难道拉斐尔还能因为对自己的艺术有这样的想法，就把婚期一拖再拖？他的想法确实可敬，可未免太抽象了。所以，他就答应了。

他给伴奏的那位歌手，姓博德吕什^①，他一看这人的体态，联想他这个姓表示的形象，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这人块头不小，软塌塌的，松松垮垮的，拿着哭腔从舞台这一头唱到那一头，唱他生活里数不清的倒霉不幸劈头盖脸压到他头上来。他的喜剧也很简单，就是这么一条规则：你倒霉一次，你就可以引起人家对你发生兴趣；你倒霉两次，你就叫人家觉得可怜；你要是倒霉一百次，那你就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只要把这么一个人物那种可怜的倒霉腔调给他挤出来，那就能让观众乐得对他狂呼乱叫。

拉斐尔第一晚就看出这种笑是什么性质。无非是色情狂、恶意、下流趣味的无耻的展览。博德吕什把他的倒霉事儿拿出来当众炫耀，对准观众裤带以下发动进攻，那就可以把观众降低到最

① 作为普通名词，可作皮囊解，又指愚蠢而自命不凡的人。

下贱的水平上。观众当中那些体面的布尔乔亚，既不见得比谁坏，也不见得比谁好，博德吕什就凭他那独特的滑稽演唱把他们搞成最最无耻的下流货色。他这一整套节目就是靠这种下流的感染力、这种罪恶的传染性取得成功的。所谓魔鬼的狞笑，也就是说，这种充满着仇恨、卑怯和愚蠢的忘形嚎叫，拉斐尔从夜总会这小小四堵墙里的狂呼乱叫声中见识到了。

他要用钢琴伴奏的就是这种恶俗的蹩脚货。不仅是伴奏，他还要去强调，夸张，烘托。所谓钢琴伴奏，就是用演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赞美诗的神圣乐器去干这种下流勾当！他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并不真的知道什么叫罪恶，只知道什么泄气啊、怠惰啊、烦恼啊、对人和事冷淡啊，都是不好的。可是现在，他亲眼看到有血有肉、挤眉弄眼、狂喊乱叫的丑恶，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而且就是在这个下流胚博德吕什身上看到的，他自己就是这个博德吕什的积极的同谋犯。

一天夜里，每天非去不可的地狱他照例又去了。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家带演出节目的咖啡馆门前贴出的海报上，他发现在博德吕什名字下面，补上了这么几个字：

钢琴伴奏 比多什

他连跑带跳一口气奔到经理室。经理看见他，张开两臂，热情接待。不错，经理认为他的大名也应当上海报。这是件公平合理的事嘛。他在钢琴上做出的“贡献”观众并没有忽视，他的伴奏大大丰富了这个拙劣的博德吕什的节目——应当承认，博德吕什的节目已经有点乏味了。另一方面，比多什和博德吕什两个名字搭配在一起真是妙极了。念起来声调响亮动听，也很有特色，而且荒唐得有趣，真是做梦也找不到更好的了。当然，工资也要相应增

加。很具体嘛。

拉斐尔本来是到经理室去提抗议的。这时他一边谢过经理，退身出来，一边暗暗骂自己软弱无能、胆小怕事。

当晚，他把这事一五一十讲给贝内迪克特听。她非但没有象他那样生气，反而祝贺他取得成功；收入增加，她也很开心。归根结蒂，干这一行就是因为能挣钱嘛，尽可能多挣一点，难道不好吗？拉斐尔感到自己成了一个大阴谋的受害者了。

相反，博德吕什对他的态度变得十分冷淡。以前，他一向以保护人宽怀大度的态度对待他。拉斐尔是他的钢琴伴奏，是不显眼的角色，虽然必不可少，但谈不上什么荣誉，拉斐尔只要忘掉自己，随机应变就行。现在，他居然也吸引观众的一部分注意，因此也博得一些喝采声，以致经理也不能熟视无睹了。

“不要热心过头，老弟，不要热心过头，”博德吕什对拉斐尔这样说。拉斐尔也没有什么办法。

要不是迪里厄回来，结束这种局面，事情肯定会闹得不可收拾。拉斐尔总算松了一口气，他怀着对朋友的责任已经尽到的心情，带着经历过一次有意义的惨痛教训这样的记忆，又回去教他的钢琴课去了。不久以后，他就和贝内迪克特结了婚。

拉斐尔结婚后，生活变化不大，只是结婚给他加上了一重责任感，这是他以前所不知道的。他得分担他年轻妻子的忧虑，一起为每月的家用操心，因为公寓房间、汽车、电视机、洗衣机的分期付款每个月都要按时偿清。这样一来，晚上的时间就经常花在数字的排列上，而不是沉浸在巴赫赞美诗的纯洁的美之中了。

有一天，他回家晚了一些，发现几分钟之前有人来找过贝内迪克特，使她很有些激动不安的样子。果然是咖啡馆经理刚才到家里来找过他，见他不在，就把他的来意和贝内迪克特谈了。不，当然不是关于给倒霉的博德吕什伴奏的问题，因为下一轮演出节

目中已经没有博德吕什的份儿了，他已经被解聘了。但是，拉斐尔是不是愿意插在两个喜剧节目之间单独演奏几段钢琴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晚上的演出过程中，就可以给观众换换口味，效果可能不错；在一套热烈笑闹的节目中间，能插进这么一场，观众一定会感到耳目一新，心境宁静，而且又是极美的。

拉斐尔一口回绝。再回到那个空气恶浊的地窖^①里去，他坚决不干；那种地方他已经搞过一个月，真是苦头吃足。干他这一行，也就是说，搞音乐和演出，居然搞得那么丑恶，他算是领教过了。就是那么一回事，还有什么再好领教呢。

贝内迪克特让他发火，等他这阵怒气过去。但接连几天，她又慢慢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人家提出的建议，和给倒霉蛋博德吕什伴奏，根本是两回事。人家只是要他独奏，而且喜欢演奏什么就演奏什么。总之一句话，这真正是他独奏家的本行，这才是人家向他提出的建议。这是一个起点，不错，这个起点并不怎么样，但总得有一个开始呀。难道他有选择的余地吗？

她每天都不厌其烦地耐心地讲这件事。同时她为了搬家，换个环境，还四出活动。她希望搬到坐落在住宅区中比较宽敞的老式公寓房子里去住。不过改善生活环境也需要作出一些牺牲才行。

他只好作出牺牲，签了一个六个月的合同，合同规定双方谁先毁约，谁就要付一大笔罚款。

从第一晚演出开始，比多什就明白他已经落在怎样可怕的陷阱里了。前一个节目是一场滑稽探戈舞，由一个巨人似的女人同一个小矮子男人演出，节目演完，激动的观众乱哄哄地静不下来。这时拉斐尔走上台来，整个身体紧紧地绷在一身过短的黑礼服下面，样子发僵，而且好象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似的。他架着那副大眼镜，

① 巴黎这种带歌舞演出的夜总会有很多设在地下室。

修道院的修士似的面孔由于害怕而完全僵化，这一切又好像是专为取得某种高级喜剧效果故意作出来的。观众一见到他这副模样，立即哄堂大笑，不停地向他叫好。事有凑巧，他那琴凳太矮，他要把琴凳弄得高一点，可是慌乱之中，他转过了头，把凳面下的螺母从螺栓上转下来了。这样，面对着发狂的观众，把一张好端端的琴凳给弄成两半，好比一个蘑菇，蘑菇帽和蘑菇柄两下分开。把这个琴凳弄好，在正常情况下，只消几秒钟就可以办到。可是，倒霉的事接连而来，在摄影师闪光灯的围攻之下，由于惊慌失措而动作不准，他又把眼镜碰落到地上去了；眼镜一丢，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于是，他又想办法去找眼镜，他趴在地板上，东摸西找。观众捧腹大笑，笑得不可开交。经过好几分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琴凳重新装好，在钢琴前面坐下来。这时，两手发抖，曲谱已经忘得一千二净。今晚演奏什么？他也搞不清楚了。每次他把手伸到他的乐器上去，已经平静下来的笑浪，又一次翻腾而起，观众一次比一次笑得更加厉害。等他回到后台，他浑身上下已经汗水淋漓，羞愧得简直要发疯了。

经理一把把他抱住。

经理高声叫道：“亲爱的比多什，你真了不起呀！你听我说：了——不——起呀！你是这个演出季节中的伟大发现。你的即兴喜剧表演天才是无与伦比的。看那表情！只要你一出场，观众就笑。只要你在琴上弹出一个和弦，就能叫人发狂。我已经去请报社记者了。可以肯定，一定会有结果的。”

在他身后，谦逊的、笑容可掬的贝内迪克特被这一片恭维祝贺声给淹没了。拉斐尔一看见她，好象失足落水的人发现一块岩石一样，就伸手抓住不放。他作出苦苦哀求的脸色望着她。这个小贝内迪克特·普丽厄尔，今晚容光焕发，态度坚定，真正成了比多什夫人，著名喜剧音乐家的太太。说不定这时她心里在想那套高

级住宅区公寓房间眼看就要到手了。

在报纸上，也取得了胜利。人们在谈论一位新出现的巴斯特·基顿^①。他那副惊恐悲伤的类人猿面孔，丑陋的笨拙举动，他弹琴的那种怪诞方式，到处都有人在称赞。记者们乘机摄下他趴在地板上在一分为二的琴凳中间摸索寻找眼镜的照片，也到处都可以看到了。

他们搬了家。后来又有一位演出经理人专门负责经管比多什的权益。有人给他拍了一部影片。随后又拍了第二部。等到第三部片子拍好，他们就搬到讷伊的马德里大街一幢独用的公馆里去住了。

有一天，有一位客人来访。亨利·迪里厄前来向这位老同学的辉煌成就表示敬意。在金碧辉煌的房间里，顶上挂着枝形水晶大吊灯，墙上挂着名画家的各种作品，他不免有点手足无措，不知怎么办才好。 he 现在是阿朗松市交响乐团第二提琴手，也还没有见过这样豪华的场面。不过，他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不管怎么说，反正人们再也看不到他在那种夜总会里弹钢琴了，这是最主要的。他斩钉截铁地说，象这样卖淫似地糟蹋自己的艺术，他再也不能忍受了。

他们两人在一起谈到过去在音乐学院共同度过的岁月，讲到他们的抱负和失望，以及他们为探索自己的道路不得不付出的忍耐。迪里厄没有把他的提琴带来。拉斐尔一个人，坐在钢琴前，弹了一些莫扎特、贝多芬和肖邦的曲子。

“你本来会成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钢琴独奏演奏家啊！”迪里厄不禁感叹地说。“的确的确，你那时取得其他方面的成就是大有希望的。不过，不论是谁，都不得不顺应自己的天赋。”

① 巴斯特·基顿·好莱坞冷面滑稽明星，旧译裴斯开登。